

李爾重著

領導

作家出版社

李 爾 重 著

領 導

作 家 曲 離 莊

一九四四年·北京

書號 62

字數 144000

領 導

著 者 李 爾 重

出版者 作 家 出 版 社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

發行者 新 華 書 店

京00001—19600
定價 7,100元

一九五四年七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四年七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內容說明

這部小說主要刻畫出解放戰爭中一個普通工人逐漸成長爲堅強的階級戰士的形象。作品從革命部隊的戰鬥生活的描寫中，表現了勞動人民的單純、素樸的優良本質，並在黨的正確領導下，逐漸洗淨了落後思想，成爲積極的力量。本書曾由三聯書店出版，現經作者修訂，重排出書。

姜明山的父親是一個游擊隊的隊長，哥哥是個游擊隊員。到後來，嫂子也參加了部隊工作，兄弟入了野戰軍——但這都是後來的事，在姜明山離家的時候，還沒有。姜明山是十六歲那年才離開家的。在家的時候，父親帶着個游擊隊，就在家鄉一帶打日本，當年打漁的網，交給姜明山的哥哥去用了；姜明山年小，打漁打不了多少，種地沒有地，上學也沒有學上；姜明山事情不多，不斷地到爸爸的隊伍上去，要趕上隊伍上吃好的，當然非留下吃完不能離開，和這個隊伍越混越熟，來往也就越多。在姜明山十六歲那年，爸爸的朋友把他帶到偽滿洲國哈爾濱的一家玻璃工廠去當學徒。姜明山幹了四年，學徒期滿，居然成了個玻璃工人，吹玻璃棒子是滿有把握的。姜明山在學徒期免不了受些閒氣，出師之後，倒也覺得自在。正趕這時候來了個『八一五』事變，偽滿洲國被打倒了，這一關不算是工廠老板成天說『中央』怎樣好，就連工頭也是照樣說。『中央』也

確實有幾個人到了哈爾濱，後來，長春被解放軍佔領，哈爾濱這縣『中央』悄悄地就溜了。到一九四六年上半年，杜聿明又佔了長春，聲勢浩大，吹着說是要席捲北滿，佔領哈爾濱、齊齊哈爾、牡丹江、佳木斯……。廠長和工頭們，又成天背地裏宣傳，『中央』某月某日要來，八路不行啦，講到高興的時候，總是說：

『等着吧！這就快啦！中央一來，什麼也會有個頭緒，咱們廠子就可以開工啦！……』

工人們——連姜明山在內——倒沒有盼過『中央』，主要的還是盼開工。打『八一五』起，到一九四六年八月，什麼傳說都聽過了，可是這玻璃工廠却没有開工，姜明山的吃飯也就成了問題。廠子跟前有個第二中學，裏頭住着一批八路軍，論穿着，那真不像『中央』的神氣，姜明山看着都不滿意，可是有一點是姜明山滿意的：這個八路軍和爸爸帶的八路軍一樣和氣，一樣分不出官和兵。這時，姜明山想了一下，決定先參加八路軍再說，他便參加了回民支隊。

新入伍的人不少，隊伍上操上課也不大緊張，有了吃穿，生活很閒散。起初，姜明山很不習慣，閒的難受，慢慢地就多睡覺，多逛遊，解決這輕閒的難過。在這些日子裏，姜明山好像吃肥肉吃多了，又膩又脹，忽忽悠悠的。

和同班的同志們，還沒有鬧什麼過不去的，就是這二班長劉寶印成了姜明山心上

塊病。他長的沒有三塊豆腐高，跳三跳都上不去炕，一天却拉起一副大丈夫的架子，斜着眼睛看人，張嘴就支使人。

『開飯啦！打飯去！該誰的班啦？個人還不知道！』

他的命令一天下不完，姜明山一聽他這樣支使人，心裏就做勁，十回有九回採取消極抵抗辦法：轉身溜出去。劉寶印的眼睛偏又不能放鬆他，多半是當他才一轉身，就要叫他。

『姜明山！幹什麼？你也去！……』

兩隻眼睛像錐子似地盯着姜明山。

姜明山有個知心的同志叫伍文才，人很老誠實在，嘴比姜明山愛說些，可是總不說框外的話，做事情不撿便宜，姜明山就贊成他這點，跟着他幹什麼姜明山也不說二話。兩人混的挺好，姜明山斷不了對他發班長的牢騷：

『我就看不慣他！他覺着自己不錯似的，光熊我！』

參軍沒有二十天，玻璃工廠就開工了。這個消息從多少人的嘴裏吹到姜明山的耳朵裏；姜明山的油膩的心情，像開了鍋似地波動。他想當工人多好！成天價齊大夥地不住手，累點，也比這膩膩歪歪的生活舒坦！況且還有這麼個班長！一想到這裏，就看見在爐裏熔化了的玻璃漿，就想到吹玻璃棒子，就想到那夥又黃又白的年青同伴，又勞動又

4
嘻笑的樣子……二三百人裏，不稱心的除了老板和幾個熊人的工頭之外，別的都是可心的好人！姜明山想的像駕了雲一般。同夥的人，一再地找他，要他回去，特別是小趙——工廠裏的知心人——找姜明山找的更厲害。

『你回去吧！看你這一天這是幹什麼呢？落個什麼下場？現在工廠也不興打人罵人啦！比以前好的天上地下，政府說以後還要好呢！回去吧！咱們倆還在一塊！啊？』

『不行啊！』

姜明山無可奈何地回答着小趙——不知有多少回；話雖如此，姜明山心上却真的難過起來了。

陽曆九月底時，姜明山參軍也有一個半月了，發了棉軍裝，回民支隊改編爲護路軍，部隊擔負了押火車的任務。姜明山和幾個別人，便在牡丹江和哈爾濱線上不斷來往，和玻璃廠的工人仍然是不斷地見面，姜明山的心事，仍然是打不消；有幾次小趙見了他，端出擊掌絕交的樣子，提出他對姜明山的意見：

『你看你混成個什麼樣子，手藝快扔完了，你還有個什麼下場？當八路軍是自願的，你下來，誰還管的着！再說，民主聯軍這麼多，少了你，也不是不能打仗！還不是你個人願意吃閒飯，混！……你爸爸看你這個樣，還不定說什麼呢！』

有一天，姜明山下定了決心：『開小差到玻璃廠去。做工也不是幹壞事，革命軍隊也不在乎我這一個人……』越想越對，到最後又做了進一步的考慮：『萬一還要我回來，我再回來，那也不遲！』這決心一定，姜明山便在押車到哈爾濱的一個晚上，把棉軍裝脫下，偷偷空子便溜到工廠裏去了。

『我不革命，也不能拐走革命的衣服！』
這是他臨走時又想到的一件事。

姜明山在哈爾濱沒有家，他的去處就是玻璃工廠，這至少是他所在的二班全體同志們都知道的。他開小差沒幾天，大家就知道他又在玻璃廠裏做工了。有一天指導員派了兩個同志去找他：

『姜明山！回隊吧！指導員叫我來找你啦！』

『我……』姜明山放下手裏的吹管，說不出話。

別的工友們看着，小趙在姜明山一旁發怔。那兩個同志又催促他，又講了一番道理，姜明山說不出道理，拍了拍身上的灰土，說了聲：『走吧！』回到住處捲了自己一床破毯子，一挾就走了。

回到隊伍上，姜明山又悶又怕：『要這樣子槍斃了才冤呢！弄了這一場，出去怎麼

見入呢！』當然也想到了三塊豆腐高的二班長：『革命就革命，可不能和他在一個班裏革。』想了半天，睡了半天零一夜，第二天指導員把他叫去談話，姜明山不知指導員葫蘆裏賣的什麼藥，邊走邊盤算，只覺凶多吉少。一進門，看見指導員面色很和氣，一點也看不出別的意思，心才放平了一半。

『姜明山同志！覺着怎麼樣？知道自己錯了麼？』

『知道！我錯了！』姜明山嘴裏這樣說，心裏說：『你讓我認一千個錯，我也不能少認一個！』

『錯了，以後就該好好幹！不能再犯！』

『啊！……』姜明山把眼皮撩了一下，用鼻子答了一聲。

『你看鬧這一次多不好！同志們都看你很老實，不錯！又是工人出身，都盼你進步！咱們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政黨，隊伍是無產階級領導的隊伍，幹革命，幹什麼呢？就是因為咱們工人農民，在舊社會受壓迫，受剝削，咱們幹活，人家地主官僚享福！你看那個地主資本家幹過活啦？可是他們發財享福，大老婆小老婆一大堆，咱們工人農民，祖輩勞苦下力，却不能過好生活。什麼原因？還不是都叫他們剝削走啦！好容易有了咱們自己的隊伍，要打倒壞蛋們，咱們工人農民還不好好幹，把槍交給人家壞蛋來打咱們麼？……』

『再說，眼下工廠裏比偽滿時，舊中國時，不一樣，工人不受氣，工資有保障，當然好；咱們要是不打倒蔣介石反動派，終久天下是反動派的，這福也享不長！開小差不對，就是因為這是爲小失大，爲了個人高興，忘記了工人階級的永久利益！……你懂麼？』

『懂！……』

姜明山第一回聽着有人這樣說話；其實他並沒有聽懂指導員講的這一篇大道理和那些沒大聽過的話語，他懂了的就：人家不幹活發財享福，咱們整年勞累，祖輩不能過好生活！聽着最入耳的是：工人這個，工人那個，全部談話中把工人放到了台面上——這是沒聽過的。姜明山半信半疑地想：『共產黨真是看重工人！』

不論怎麼說，姜明山的心放在肚裏了；指導員的話是真有道理：『我姜明山是工人，應該翻身，就要好好革命！』姜明山的心動了。指導員看他那黃瘦臉上有點高興，慢慢說道：

『好吧！你回去吧！還回二班！』

『還回劉寶印那班？……』姜明山的心蹦了一丈高。

『是那個廟，不是那個神了！現在二班長是張景明了！』

姜明山這才不言語，一路上猜想張景明該是什麼樣體性的一個。

回到二班，大家都是熟人，出乎姜明山意料之外的，是沒有受到什麼難爲，倒覺着

比以前更親近了許多。有的端開水，有的遞紙裝煙，有的就忙著把大衣披在他那穿着單薄破棉衣的身上。班長張景明也見面了，個子中流，臉上雖不大有個笑容，可也沒一點橫人的勁頭，說話沒有彎子，腔調也發直，話聽起來可是老誠。

『不要難過，誰都免不了有個錯誤，過去了，改了，就沒了！大家該怎麼着還怎麼着，別拘束！』

姜明山看看張景明，想想劉寶印，身上輕了五十斤。過了一會，找空子把伍文才叫到一邊，特地地又問了一番，體性怎樣？熊人不？好支使人不？……到最後，姜明山問了一句：

『比劉寶印強的多？』

『那還能比？差天上去啦！劉寶印的臉是閻王殿的小鬼——呲牙咧嘴；張景明的臉，是土地爺——大家願意看。張景明幹工作，是啥都搶在前頭，劉寶印幹工作是癩子打圍——坐着喊！那還能比！』

『真的？老這樣？』

『當然，誰還哄你！』

『那……』姜明山天真地笑了一下，好像有話不好意思說，頓了一頓才說道：『那我

以後也會好好工作！」

二

姜明山工作情緒好了許多，班長和同志們都覺着不錯，在班務會上，班長表揚了兩回。姜明山正要來勁，再幹的好些，班裏有個劉文慶，外號『小得啦』，一天說不完的話，好俏皮人，姜明山受了兩回表揚，便成了他口上的談話材料。

『哈！模範！又是饅饅又是飯！』

『姜明山，真能幹，手裏抓饅饅，嘴嚼大米飯，不善不善真不善！』

有時當着姜明山一個人，有時當着大家，弄的姜明山心裏窩火，覺着多做點工作，也惹人嫌，好幾天又不高興起來。張景明看出這個情形，就找姜明山談，在班務會上也批評小得啦劉文慶，事情才漸漸平服下來。

偏在這時姜明山腿上長了個瘡，三天發腫，五天就冒了膿，弄的姜明山寸步難行，拉屎尿尿，還得着人攆，吃飯得有人給送到臉前。曹保安、宋和平幾個同志就輪着攆他，再有幾個同志就幫助他吃飯，可是瘡仍然不見好。姜明山這時十分難過，他做夢也沒想

到當兵的還有這樣的同志，真比父母兄弟還強。

瘡口越長越大，化膿也越多；不單衛生員，就是團裏的醫生，也沒有辦法；今天洗一洗，明天洗一洗，洗來洗去，長不出新肉來，疼的比以前還厲害些。姜明山平常就不好吭聲，有了病，更不願說話；偏這天下午，他越哼越厲害，曹保安、伍文才聽着聲音不對頭，挨到他跟前去看，姜明山滿頭汗珠子，嘴一咧一咧的。

『怎麼樣？姜明山，疼麼？』

『……唉呀！』

『怎麼樣？大便？喝水？』

『……』

『喝水？』伍文才端起一個盥給他看。

『……』姜明山好像是點了點頭，伍文才跑去舀來一盥開水，端到他嘴唇跟前，他的嘴唇沾了一下，就縮回去了，眼睛閉了一下，喘了喘氣，說道：

『我大便去！』

『好！我揹你去！』曹保安拉着他兩隻手放在自己肩上，伍文才打後邊慢慢地把他抽下床來，才要鬆手，姜明山就叫喊。曹保安在前邊揹着他，伍文才在後邊抬着，到了廁

所裏，兩人抬着他大便。回到了屋子裏，休息了一下，像是輕快了些。姜明山睜開眼，望了望他倆，把頭低下去，小孩子似地說道：

『這讓我怎麼報答你們的恩情呢！一天累你們！……』

『別胡扯！好好休養，都是苦樹上結出來的，什麼你啦我啦的！……』伍文才親熱地反駁着他。

『誰病了也不好！我們病了你也會伺候我們呢！出門在外，誰還免的了天災病孽？』曹保安說。

『姜明山大哥，你也不用難過，都怨我氣的你，腿上長癰子。以後，我一定不能再氣你！我要再氣你，我就是……』

劉文慶在一旁插了過來，臉上的小孩氣完全沒有了，他鄭重地悔過似地說着。好像姜明山的癰子真地是他氣出來的。姜明山怕他說出難聽的誓言，連連地向他擺手。

晚上彙報之前，曹保安、伍文才把班長張景明叫到一邊，把姜明山病的情形說了一回，伍文才首先提出：

『他這癰，一時半晌不能好，要住院；你和排長指導員們說說吧！』
上級同意了，把姜明山送到了醫院。

醫院設在綏化，是第六野戰醫院，裏邊收容的主要是野戰部隊的傷員病員。這些傷病員都是從前方才下來的，爬冰臥雪，出生入死，和敵人拚過；他們保衛人民，立下了功勞，一回到後方，好像才幹了活回來的小兒子見了娘一樣，撒嬌擺邪，免不了有些不正當的表現。姜明山一進醫院，乍見到這麼一夥，好像吃大米飯咬了一塊石頭，生硬格牙，覺着不順勁。初來時因為瘡疼的厲害，姜明山一天也不說一句話，所以，別的人們也弄不清他是那裏來的；過了四五天，瘡漸漸有了起色，姜明山也就想找幾個談話的對象，解解悶。姜明山旁邊兩張床，一個床上躺着一個病號叫吳起發，是個十七歲的小鬼；另一個床上躺着一個高大個，黑瘦臉膛，鼓着兩個顯着特別胖的眼睛，他名字叫冷福生。吳起發和生人不大說話，光好學宣傳隊女同志尖嗓子唱歌，留着長毛平頭，髮向前梳，像女孩子的留海。冷福生和他不同，見了人就要拉扯，有名的自來熟，看着姜明山幾天不說話，心裏早就憋急啦。這天看他能說話了，怎麼也不能放鬆：

『怎樣？好些了麼？』

『好些了！你的胳膊也好些啦？』姜明山望了望冷福生掙在托板上的左臂。

『好些！醫生不行！可不像在前方，在自己連裏，守着自己上級。』冷福生的話匣子好像換上了新針，唱開就沒有完；『說起我們連長，真好！聽說我掛彩，趕忙跑過來

看——那時戰鬥快結束麼！——把衛生員叫過來囑咐又囑咐，要好好上藥，一定不能化膿。連長是個山東大哥，粗眉大眼，又加上大喇叭筒子嗓子，他越說衛生員越發毛，手越慌，越侍弄不好，他越着急，正趕他又又有任務，不能再囑咐，臨走大聲地說了一句：「一定要弄好，不了，要你腦袋！」把他的兩萬塊錢、兩盒煙，一把都扔給我就走了，臨走還直皺眉頭……」

冷福生吐了口唾沫，姜明山抬了抬身子，有些疲倦。冷福生才說開頭，正本還沒說到，不能放鬆，趕忙又向下說，恐怕別人打了岔：

『你知道，連長真是疼的慌啊！誰不願有夥兒好幫手！咱們到時候真頂用麼！這回三下江南，打齊塔木我們九連担任突擊，我們一排打前鋒，一傢伙就插進去啦，什麼機關槍六零砲，什麼也不管，我們從東邊打到西頭，又從西頭打到南頭，身上水洗的一樣！光想喝水，不想吃飯，一個一個的眼都紅啦！我頭上掛了彩，嘴裏吐血，最後胳膊上又掛彩；這一次一共繳了兩挺輕機，一門六零砲，記了兩小功。在上回打農安時，我繳了兩挺輕機，記了一大功。這回爲啥記兩小功呢？因爲立功的很多，特別是我們九連，上級怕我們連記大功的特多，影響別連情緒，給我去了一小功！去點就去點，咱也不在乎！』冷福生向嘴裏塞了個榛子仁：『在前方真幹！這大地主壞蛋們不打倒，還能